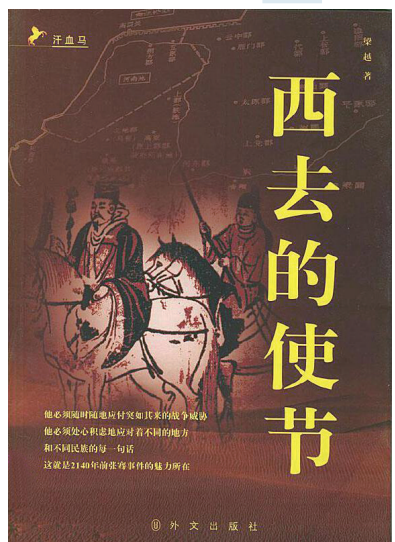


异域黄沙之下的碰撞与沟通

——评梁越小说《西去的使节》

甘林全



在历史小说《西去的使节》中,壮族作家梁越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相关史料整理运用为基础,结合自己所擅长的“建构的想象力”,艺术地呈现了张骞出使西域并完成丝绸之路的凿空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彰显丝路沟通东西方的巨大价值。

“历史小说”由“历史”和“小说”两种元素组成。历史的真实性是历史小说的基础,而小说的核心特征是虚构,如何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一种有效的链接,让小说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活生动的文学性,这是衡量历史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西去的使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复原了2100多年前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古代中亚地区的人文地理、民俗风情。2100多年前西汉社会的贵族、王侯、戍卒、贩客,驮夫在滚滚黄沙中穿越时空浩荡而来,游牧人与定居农耕人民的文化心理的碰撞与融合,在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者几乎是用学术的标准来组织各类情节和线索,去收集具有真实记载的历史碎片,使之成为一幅极为壮阔的画卷。

小说《西去的使节》语言独特,情感真挚,情节设置巧妙,悬念迭出,富有吸引力。张骞出使西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如何有效摆脱这种“熟悉”带来的自动化反应,创造出一个既合乎情理又突破常规的“陌生”文本,构成了对作家的最大考验。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必须要借用柯林武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帮助史学家——如同想象力帮助精明能干的侦探一样——利用现有的事实和提出正确的问题来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在极力强调想象力在历史研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小说是作家想象、虚构的产物,更需要“建构的想象力”。在小说《西去的使节》中,作者通过建构的想象力,让历史由文献“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重新获得了新鲜感。它在宏阔的历史骨架中,辅之以可信可感的“细节的血肉”,使历史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使整个张骞出使西域事件显得更加完整。其中既有大时代大事件,也有芸芸众生波澜不惊的世俗生活,宏大历史与个人生活相融合,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历史生活画卷。

小说《西去的使节》中的张骞,是一个“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他是一个英雄,但这个“英雄”不是一个孤立的标签,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人”。他“远涉险地,立功绝域”,开辟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通道的丝绸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畏艰险,持节节而不“教化”初心,时刻牢记使命,心怀天下苍生。

为了创作《西去的使节》,作者在尽心搜集整理张骞出使西域资料的同时,也花费10年时间重返当年张骞所走过的绝大多数地方,以此方式去想象、体验、靠近张骞当年的心境,不断尝试着重返“文学发生现场”和占有历史记忆。这种记忆“不是对过去经历的重复而是对它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中,我们会依照目下的社会来建构”。梁越认为,“中国人需要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非凡的精神,需要古典的曾经有过的血性的东西”。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位作家的写作,无不追求以一种独到的文学叙述,表达自己对历史和现实、人生与世界的深刻思考。在《西去的使节》中,作者通过讲述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事件,呼唤一种“非凡的精神”和“血性的东西”。

历史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载体,使不在场的读者可以拥有一个“类似于在场的真实瞬间”。文学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进行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作家与读者之间才能最终重建并加深精神文化层面的认同。《西去的使节》以“一连串系统的事实”为基础,讲述张骞出使西域的中国故事,彰显着勇者无畏的冒险精神、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平等包容精神等,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千百年使“存在着巨大文化心理差异的东西方人民通过这条遥远而美丽神奇的道路感受到了各自存在的文化气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在于常往来,往来之间需要通道的建构和畅通,由张骞出使西域而开始的丝绸之路的建构,无疑是通达世界的千秋伟业。梁越以文学的笔调对这一事件进行审美呈现,有利于更好地向世界读者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特色、品位、价值皆备的奇书

——读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龙长吟



提及黄永玉,无不知道他是知名画家。关心文学的人,还知道其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上世纪80年代得过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其实,黄永玉与文学早结情缘。还在读小时,他的语文老师,那位文学修养非常高、后来靠卖烟叶维生的老人,就向幼年的他讲授古代散文,把他的兴趣引向了文学。十三四岁在集美学校读初中时,他五个学期全泡在图书馆,背下了中国古典诗文中的大量优秀篇章。《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下简称《无愁河》)中引用的许多珠玉,就是那个时候背下,写作时信手拈来的。早在1945年,20岁的他就在一家刊物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小说。因为职业所限,后来才长期脱离文学。《无愁河》是他垂暮之年开始创作、接近近期之年写完的一部大著。全书九大本,分《朱雀城》《八年》《走读》三大部,260多万字,内嵌黄永玉100多幅插图,全书外观由黄老亲自设计,精美别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近十年间陆续推出。书名中的“无愁河”,是苗语汉音“鸟巢河”的近音变奏,意为“鸟都飞不出去的深潭”。这条溪涧水不大名气不小,它是历代隔绝湖南内地熟苗与黔东南以外云贵苗的天然屏障。黄永玉把鸟巢河称为音相近的无愁河,正是作家乐观天性的体现。“无愁”还有一说:据《北史》《齐本纪》所载,齐幼主高恒,说话结结巴巴,从来没什么气度和志向,不思作为,只相信巫术和占卜,被人称作“无愁天子”。这个“无愁”,诚如木刻家李桦的观察,也是指向黄永玉的“乐观天赋”。全书从作者两岁记事起笔,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知名文艺家们从香港转内地至北京商讨大计划收束。表面上只写了25年,但作者期颐之年写完此书,书中许多插叙倒叙和用括号标出的补叙与交代,实际时间写到了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当下,叙事跨度整整100年。这是一部百年个人闯荡史、百年民族奋斗史、百年国家变迁史。

《无愁河》是一部以记传为主要手段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地名人名大都真实可靠,作家自身经历了该作品的叙事主线。写的虽然全都是日常琐事,但“百年日常”却透露出千年文化、万年根性。日常生活材料的真与实是它的本色,故事化、趣味化、文学化是它的品格,百年变迁史是它的价

纳张元曾经写有一篇题为《走出寓言》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彝族村落从民国到当下数十年的变迁。小说以寓言的方式,讲述的却是“走出寓言”的故事,作家试图以“走出寓言”的方式来探讨文化传承中的积重难返以及对“走出”这一行动的复杂思考。而如今,年轻一代的作家又再一次将文学目光指向了历史烟云深处,只不过他们此时又面对着另一种焦虑,即如何跳出代际的共性标签,以及摆脱被别人“书写”的尴尬,从“别人眼中的自己”转向“自己眼中的自己”。在当下文学场域中,诸多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都对这些问题有着多样的回应,在这其中,“80后”彝族作家英布草心以其诗性的语言质感和厚重的历史纵深感展开的新思考,在年轻一代中无疑是耀眼的。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英布草心的创作,就会发现他一直在坚持以自己的文学方式进行民族志式的写作。他的目光聚焦于对彝族历史的追寻,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玛庵梦》,到之后的“舞人三部曲”,其小说中蕴藏着的都是以文学为彝族立史的雄心。现在,英布草心又在自己的新作《归山图》中继续着他对于历史的深情讲述。

小说的叙事是从司楚毕摩的漫长独行开始的,“上图”写司楚毕摩的出发与寻找,“他一路走啊走的,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更不知道走到哪里”。在这场长途跋涉中,作为毕摩的司楚带着法杖,经书走在绵延的大山间,漫无目的但又始终向前。他试图找到自己的过往足印,每经过一个山寨、村落,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如果小说所讲的故事以这样的行走继续下去,那么小说很有可能陷入内在叙事与外在思考的重复,但显然英布草心的意图不止于此,他还有更大的雄心。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作家在“下图”中以沙果为中心,从一个个体的所见所闻中敷衍出一整段古莽山中的大历史。在这段讲述中,沙果不断地以各种身份出现在不同的故事中,看似散乱无章,但实则串联起了古莽山的恢宏历史。

离开一个地方,是为了去寻找另一个地方,也就是自己

值。这是一部特色、品位、价值皆备的奇书。

历史叙事,价值出自对历史的认识与借鉴,而认识与借鉴的基础又在于材料与过程的真实。材料与过程倘若失真必然导致认识的偏差和借鉴的失据以至虚无。所以,真实性是这部作品最基底的色调。《无愁河》除了主人公和表哥等几个人的姓名为避俗和虚表之外,其他所写的一切材料,包括房屋建筑的位置样式、房间的布局陈设、街道的名称等种种细枝末节都是真实可信的。如果其中因年代久远偶有记忆不够准确之处,即便无关紧要,作者也都通通加以注明。

凡写过去了的人事,优秀者必具有时空的延展性,必然影响到后世后人。这种影响可能是人心,可能是审美,也可能是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无愁河》的跨时空影响,主要在于作品表达的汉子精神和真材实料带来的参照价值。胃敬乡老师向小学生讲解文言文,他们接受并不困难;读初中的黄永玉,自学就能读懂古典文学中的许多名篇,这就为我们中小学的文学教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我们的文学教育完全可以大大缩短浅层次阅读的漫长时段,短平快地提高中小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种种科学水平,以免无端浪费学生宝贵的生命。作者也写到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生活待遇,配备了专职厨师、教学秘书等,我们现行的高级专家教授享受部级、副部级待遇,应属于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书中许多历史材料,对我们今天的政策和策略的修订都相当有价值。

真实感与参照性只是历史对自身材料的基本要求,却不是它的全部。凡历史人物与事件,都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复杂的历史结构中形成与演变。揭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历史结构的深广性,才是对回顾性书写更高层次的要求。这也是《无愁河》又一个突出的叙事特点。为什么主人公张序子12岁就离乡背井外出闯荡?当然是衣食所迫。他本来生于书香之家,祖父为政治家熊希龄的管事,父母分别担任县城两所小学的校长,且与当时的湘西地方军政首脑陈渠珍交谊甚厚,生活康泰,衣食无忧。由于蒋介石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对地方军政要员权力的扼制,解除了陈渠珍的职务,将其软禁南川,黄永玉的父母也连带遭殃,双双失去了校长职位,断了生活的来源。家庭人口多,为了活路,作为大儿子的他,12岁就外出,父亲则跟随湘西抗日军队128师讨生活。随着蒋介石对湘西地方武装的彻底解散,他的父亲困厄而客死沅江青滩。黄永玉对蒋介石及其

政权的不满,不仅来自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由,主要还来自直接的个人经历。这种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关系,将黄永玉个人的闯荡、湘西少数民族的自治自强与奋斗、国家状态的历史变迁紧密地焊接在一起。主人公张序子不再只是一个为个人生计而奔波、凭着聪明才智终于事业有成的单纯个体,他的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内地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地方文化特征。因而,他是一个洒脱、坚毅、正直、强悍,面对现实丑恶势力一往无前的中国男子汉的典型形象。张序子这个血肉丰满的中国男子汉形象的成功塑造,是这部作品内容厚实而价值深远的重要因素。

《无愁河》文学性的获得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适时适当地引用一些经典古文和诗词佳句(有的还较为生僻),增厚作品的文学底色,加浓作品的文学韵味,也显示出作家自身文学底蕴的厚实。二是把个人经历转化成一个个非常有趣味的小故事、小片段、小细节,用文学的趣味性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三是将类型化的人物进行个性化的描写。《无愁河》中有有名有姓的人物,不重复计算就约有380个,按身份大致可分六大类型:知识分子、艺术家、军官、演员、平民,以及失意女人。每一类型人物,多的百来个,少的十来个,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个性和色彩,没有一个人物的特征是重复的。譬如福建泉州李卓吾研究专家苏漾晨,是个爱书如命的版本收藏家,他将自己家产变成了孤本书版书集合的书屋,却不示人,因特别看重张序子会读书,才格外恩典地打开柜门让他远远地看了一眼,却坚决不准他再上前一步。可惜的是,他的收藏后来竟不知所终。还有个平日著书立说不间断的民间学者,他的老伴不识字,常将他置于柜顶的纸质文稿扯下来用于点火,作了烧饭炒菜的火引子,他也听之任之。留在黄永玉记忆中的,大多有点怪异性,如同一面略为变形的哈哈镜,照出变形社会的面影,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

《无愁河》中女性形象大都特色鲜明,尤其是失意女子。爱情是点燃女人生命的火焰,是滋润女人生命的活水,“我”小时候的保姆王伯和朋友蔡良的姑娘虾姑,同是生离死别也无活水的失意女性。她俩本有无限的女性柔情,因了这生命的缺失,反而变得极端男性化,成为过于刚强决绝的女强人。王伯成了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导师,虾姑则一直是撑起蔡良一家子生意的主心骨。她俩的万般柔情,只在生离死别之际才银河泻地般地尽情倾泻。王伯来到她情人隆庆被豹子咬死的现场时那欲绝的悲痛,虾姑临死前将积蓄一生的情感,托付给血性与正义相通而并无血缘相连的青年张序子的记忆。旧,她弥留之际,苦苦等待张序子的到来。这是何等悲怆的旧中国妇女啊!她们的际遇不只属于个人,更非社会特例,而是旧中国女人的代表。《无愁河》中男女典型形象,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生动画面和直观可感性,也是该书对中国当代文学书写技艺与人物画廊的卓越贡献。

故事中的行走与探寻

——读英布草心新作《归山图》 □李晓伟

的故地,可兜兜转转一生,才发现那个自己离开的地方恰是回归之地。当你迈步跋涉之时,实际上也就踏上了对归途的寻觅。这一“行走”的姿态本就内蕴着对目的地的求索,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小说的结尾也就是故事在结束之际又回到了开端,司楚毕摩想要找寻到自己的来龙去脉因而踏步前行,但只有往“回”走才能够找到自我。如此一来,司楚的独行与寻找,以及最终落脚于古莽山,这样的一段行程构成了一次出与进、离与归的人生纠葛。在这样的循环连接中,厚重历史浮出水面,作家的文学雄心也于此流露。

如前所言,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在被视为新生文学力量的同时,也面临着新文学语境下的困境,即他们既需要摆脱一种在整体“80后”文学语境之下的标签,也承担着民族文学发展的重任。从这样的视角审视就会发现,英布草心内嵌于自己文学叙事中的故事讲述,不论是作为文学的形式抑或内容,都有着特别的意味,这样的尝试也是贯穿于他一直以来写作中的。

本雅明认为:“讲故事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他的天资是能叙述他的一生,他的独特之处是能铺陈他的整个生命。讲故事者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人。”本雅明所强调和珍视的是那些在人们口口相传中复述、传承的故事所具有的灵动与生机。那么,编织出这幅“归山图”的英布草心自然也是有着同样追求的一位“讲故事者”。在小说《归山图》中,不论是“上图”的司楚毕摩还是“下图”的沙果,他们都在不断地走入别人的故事以及为别人讲述故事。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往往又都相互

穿插、交织在一起,核心则是这两位人物:司楚、沙果。有意思的是,在“下图”中,沙果在古莽山中看似浑浑噩噩的一生,实际上却交错着不同的身份,他以不同的名字和身份经历着诸多的故事,但这样的错综复杂始终指向着一个终极目的,那就是司楚和沙果共同的寻找——前者往“回”走,后者向“内”看。也就是说,不论是叫沙果还是弥帝虎、阿穆柯,那么多或清晰或模糊的身影都在同一条命运线上奔跑,要去找到真正的自我,回答名字背后“何所来”“何所往”的困惑。

名字的繁多在文本中构建起来的是多维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沙果也因此在一个单一的个体之上承载起了无数故事的集合,而这样的书写是立体的。与这样的立体集合相对应的是故事的讲述存在于文本内外两个维度:文本之外,作家选择成为一个现实中的“讲故事的人”,并以建构故事的方式——小说创作——来重现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图景,小说的进行也是故事在讲述;而在文本之内,我们又发现也存在着这样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讲述就存在于小说的叙事之中,沙果、司楚在为别人讲故事,同样,他们也活在别人的故事之中。

这些散发着野性、神性的故事当然是从英布草心所守望的民族文化中繁衍出来的,在对这些故事的复述中,作家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经历着离去与归来。故事从古莽山开始,又回到古莽山。如果说“舞人三部曲”是英布草心书写民族志这一努力的完整呈现,那么《归山图》则可以看作是一次回顾和总结。厚重的笔墨与锐利的文学实验,在这里淬炼出了一位年轻作家的文学赤诚与雄心壮志。

Advertisement for '清明' (Qingming)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小说选刊' (Selected Novels)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他们在异乡相遇' (They Met in a Foreign Land)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后浪' (After the Wave)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文艺报' (Wen Yi Bao)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